

中国武侠小说学会  
推荐作品

第二部

魔手血河阵

①

无名箫全集

〔台湾〕卧龙生 著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无名箫全集

# 魔手血河阵

(台湾)卧龙生 著

上册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·(苏)新登字 007 号

## 无名箫 (全集)

---

作 者：(台湾)卧龙生

责任编辑：周 琳 刘文洁

---

出版发行：江苏文艺出版社 (邮政编码：210009)

经 销：江苏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者：南京北极印刷厂

---

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58

字数：1,350,000 1995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0,000册

---

标准书号： ISBN 7-5399-0807-6/I·773

全集定价： 58.80元 本部 19.60元

---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## 内 容 提 要

江湖草莽梟雄滚龙王，积多年心血经营，布下“血河大阵”，企图将“穷家帮”和天下武林豪杰引入阵中，倾全力以歼之。同门师弟唐璇大智大勇，为维护武林正义，联合并率领“穷家帮”、少林、武当等一批高手，身入血河阵中，占领有利地形，与师兄滚龙王斗智斗勇；破血河大阵，救被困英雄，在森森莽原之中展开了一场空前的大战……

本书构思独特、奇人、奇事、奇情、奇景迭出，战争场面宏大，搏杀、技击引人入胜，令人拍案叫绝。人物刻画细腻传神，情爱描写悲壮豪侠。

这是一座深广的宅院，进了那门楼之后，就是一座广大的花园。

花色夺目，香风拂面。

一条白石小径，绕着丛花而入，欧阳统带领铁木、凡木、费公亮等人，押带着青衣女来到了这座花园之中。缓缓举步，当先而行，沿着那小径而进。

铁木低声对凡木道：“这地方不似平常所在，咱们不能坏了人家的规矩。”

凡木点点头道：“师兄放心。”

费公亮冷笑一声道：“那里来这多臭规矩。”

铁木轻轻一皱眉头，暗道：“欧阳统乃一帮之主的身份，对我这等谦和，已是十分难得了。费公亮这般出口伤他，只怕要激怒于他。”但自己又不能出言喝止费公亮，心中空自焦急。

忖思之间，到了一所花厅前面。

欧阳统举步登上四层石级，回头抱拳说道：“诸位请上来吧！”

铁木举步而上，一面留神打量四周的景物，这座花厅的四周种满了花树，孤零零的建筑在一所八九亩大小的花园正中，心中甚感奇怪，暗暗忖道：“这地方奇怪、神秘兼而有之，实叫人无法猜出是个什么所在。”

欧阳统指指花厅中的桌椅笑道：“诸位随便坐吧！”

花厅中的桌椅上，纤尘不染似是经常有人打扫。

铁木大师欠身落坐，问道：“帮主就在这花厅中审讯此女么？”

欧阳统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此处岂是审讯人的地方，何况他们援手已到，久寻不着或会找到此处。”费公亮一语不发，但目光却不停的四处投视，似是要把四周一草一木的位置，都深深的记住心中。

一向甚少说话的凡木大师，突然合掌问道：“此地气派非凡，单是这一座花园，就如此广大，想来定非普通所在了？”

欧阳统笑道：“大师料事如神，兄弟今天要替诸位引见一位在武林久负盛名的高人……”

话未完，眼前人影闪动，花丛中急步走过来一位青衣小婢。

铁木、凡木、费公亮等的目光，一齐投注在那小婢身上，看她步履如风，倏忽间已登上花厅。

她似是和欧阳统十分熟悉，欠身一礼，笑道：“主人请诸位后面待茶。”

欧阳统笑道：“劳驾了。”当先站起身子。

那青衣小婢道：“恕我先走一步，替诸位带路了。”步出花厅缓步向花木丛中走去。

这座广大的花园，虽然花木繁盛，但却幽静的使人有一种空虚的感觉，除了这座花厅之外，再也看不到一间房屋。

铁木大师等齐齐站起身子，鱼贯的相随在欧阳统身后而行。

这时，他们心中的好奇，尤胜过心中的恐惧。

只见那青衣小婢在花丛绕行一阵后，突然折转一片密茂的林中。

欧阳统当先而行，步入那茂密的花丛之中。

铁木大师等紧随步入。

这茂密的花林之中，竟然有一道宽窄仅容一人通行的小路。

那青衣小婢走约丈余左右，在一丛花前停了下来，探手进去一抓，丛花旁突然启了一个小圆门来。

铁木大师暗暗忖道：原来他们住在地下，难怪看不到房屋了。

那青衣小婢也不谦让，当先一闪身，钻入洞中。

铁木大师一皱眉头，道：“欧阳帮主，咱们也要钻入这个洞中么？”

欧阳统道：“里面地势广大，决不致让老禅师有气闷之感。”身子一晃，紧随而入。

铁木大师略一犹豫，低头而入。

洞中是一道级梯，直向下面行去。

费公亮冷冷说道：“这和进地狱，实有异曲同工之妙。”

欧阳统连番受费公亮的讽讥，不觉之间，也动了怒意，回头过去，说道：“这地方并非我们穷家帮所管辖，费兄如果不愿进来，尽管请便。”

费公亮身子一侧，突然冲了过来，道：“既非你们穷家帮的地方，在下来去，用不着帮主费心。”

铁木大师左手还挟着那素衣少女，右手轻轻在费公亮背上拍了一掌，道：“费兄请忍耐一二如何？”

费公亮大概是树敌太多，对铁木相劝之言，倒是忍了下

去。

几人走了一段时间，突然又觉着向上走去，铁木、凡木都不禁动了疑心，相互瞧了一眼，但却不好追问。

忽然觉着眼前一亮，耳际间响起那青衣小婢的声音道：“到了，诸位请上去吧！”

群豪出了特制的木门之后，不禁看得一呆。

原来眼前是一座三间大小的茅屋，四周古柏环绕，屋中布设简单至极，一个八仙桌外，就是几条大凳子。

由屋中向外看去，绿荫森森，也不知是个什么所在。

靠后壁有一扇支起的窗子，费公亮突然大步走了过去，正待探头向外看看，忽听砰然一声，那支起的窗子，竟然合了起来。

耳际间传过来一个柔细的声音，道：“君子自重，偷看人家院中的景物，岂是大丈夫的行径？”

费公亮转头望去，只见壁角处，坐着一个衣服褴褛的老妪，双目微闭，神色间十分肃然。

铁木大师忽然觉着情势有点不对，低声问欧阳统道：“欧阳帮主，这是怎么回事，咱们到了什么地方？”

欧阳统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大师不用惊慌，在下决无加害诸位之心。”

费公亮忿怒地望了那老妪一眼，冷冷对欧阳统道：“兄弟这一生中，也不知经历了多少大风大浪，欧阳帮主如想要什么花枪，那可是白费心机。”

欧阳统笑道：“费大侠太多疑了，兄弟这次带诸位到此地，只不过想查明一件事情而已，借诸位一壮声势，但决无二心……”



铁木道：“既是如此，欧阳帮主大可不再保持神秘……”

欧阳统正容接道：“咱们既被接入此地，还怕人不肯接见咱们么？诸位请稍为按捺一下性子，不出一盏热茶工夫，定然有人出面……”

话还未完，忽闻佩环叮咚，茅屋大门，呀然大开。

四个彩衣妇人，袅袅婷婷的走了进来。

费公亮目光一掠，只见四人都是三十上下的年纪，不禁一皱眉头，暗暗忖道：这些半老徐娘，一个个都打扮的这等花枝招展，不知是何用心？

铁木大师重重的咳了一声，闭目而立。

原来那四个彩衣女人，八道眼神，一直盯注在他的身上，看的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和尚，心里忽然有些不安起来，重重的咳了一声，闭上双目。

四个彩衣女人相互望了一眼，突然一整脸色，规规矩矩的站在一侧。

凡木大师用手肘轻轻一触欧阳统，低声说道：“这是什么地方，咱们见的是什么人？”

欧阳统还未来得及答话，室门外步履声响，香风拂动中，一个中年妇人款步而入。

费公亮转头望去，只见来人年约四十上下，但却有一种绰约动人的风韵，她也许不能算美，但妖娆、风媚，全身散飘着一股子使人着迷的诱惑。

她优美的举起右手，理理满头秀发，说道：“什么风吹来欧阳帮主，三年岁月，你居然还记得我，也算得有心人了。”

欧阳统拱拱手，说道：“屈指数岁月，三月前你已坐关期满，因此专程来访，登门求教，顺便替你引见几位武林高手。”

那中年妇人媚眼流转，打量了铁木、凡木、费公亮一眼，笑道：“寡居三十年，早该再嫁，但却舍不得这一片偌大家产，只怕有负帮主雅意了……”

铁木单掌当胸，道：“阿弥陀佛，和尚出家人，不惯言笑。”

欧阳统接道：“这两位高僧乃少林寺铁木、凡木大师。”

那妇人目光突然移注在铁木手提的素衣女身上，微笑道：“两位大师德高望重，小妇人闻名久矣！”

欧阳统回目望着费公亮道：“这位是黄山费大侠，纵横武林数十年，盛名不衰。”

那妇人突然咯咯一笑，道：“今日来人，个个身份尊高，算上你欧阳帮主，无一不和我们门当户对，这取舍之间，实叫人左右为难了。”

铁木大师长眉一皱，道：“女施主放尊重些，出家人非礼勿听……”

那中年妇人，眼珠儿转了两转，笑接道：“先父留训，天下无难事，但怕有心人，佛门中讲究慈航善渡，法施众生，你这位大师父，倒偏是铁石心肠啊！”说完，嫣然一笑，风情万种。

铁木大师庄肃的脸上，突然泛起两朵红晕，冷哼一声，别过头去。

那少妇目睹铁木大师的神情，忍不住咯咯大笑起来。

欧阳统一皱眉头，说道：“铁木、凡木大师乃有道高僧，素不和人言笑，你这等放荡形骸，自是难怪他们看你不惯。”

那中年妇人突然停止笑声，一整脸色，对身侧四个女人喝道：“客人站了许久，连个座也不知让么？”

四个彩衣妇人，急急的奔了过去，移了四张木凳放在几人身后。

欧阳统首先坐了下去，环视了四周一眼，指着铁木大师手中那素衣女便道：“这位姑娘，夫人可认识么？”

两个少林寺高僧，和费公亮，听得欧阳统的话，才似突然了解他此来之意，不禁心中一畅，齐齐坐了下去。

那中年妇人，仔细地望了那素衣女一阵，摇摇头说道：“不认识。”

欧阳统肃然说道：“夫人请仔细辨认一下，如果相识就说相识，且莫一口否认……”

他微微一顿之后，又道：“此女一身武功十分惊人，因此使在下联想起夫人。”

那中年妇人目光，又投注那素衣少女脸上一阵，笑道：“你不用转弯抹角了，来意为何？干脆明明白白地说出来，免得大家都要多费心思。”

欧阳统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无事不登三宝殿，今日相访，有两件事情请教。”

他轻轻的咳了一声，望了那素衣女一眼接道：“此女和敝帮冲突甚烈，死伤了几十个人，事非小可，敝帮自然是不甘心轻轻放她过去……”

那妇人突然大声笑道：“但贵帮又不愿和我结仇，故而特来相问一声？”

欧阳统道：“不错，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件事情请教。”

那中年妇人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欧阳统道：“夫人关期已满，不知今后行处如何？”

那中年妇人，目光一掠铁木大师等，笑道：“你可是有意请我进你们穷家帮么？”

欧阳统道：“如果夫人肯于屈就，敝帮欢迎至极。”

费公亮听他们话题一转，转到了入不入帮大题目之上，不禁一皱眉头。

他这形态，自然是落到了欧阳统的眼中，那中年妇人，也已看到，忽然离座而起，拱手对欧阳统等说道：“帮主大驾亲临，入帮事容我再想几日，如无其他事情，我也不再多留几位了。”

欧阳统却微笑而起，道：“这位姑娘既和夫人无关，敝帮就自行办理了。”

那中年妇人忽然缓步向铁木大师走了过去，形势忽然间紧张起来。

铁木大师暗中运集了功力戒备，但表面之上，仍然保持镇静神情。

那妇人走近了铁木大师，嫣然一笑道：“大和尚可否解开这位姑娘的穴道，容我和她说几句话。”

铁木暗中忖道：我们有四人在此，纵然解开她的穴道，也不致被她逃走。

心念一转，举手一掌，拍活了那素衣女的穴道。

凡木、费公亮各自向前跨了一步，防备那素衣女借势逃走。

只有欧阳统静站在原地未动，他微微皱着眉头，似是正在用心想一件重大的事。

只见那素衣女睁开了一双星目，左顾右盼了一阵，缓缓坐起身子。

她有着无比的沉着，举手理一理鬓边的秀发，冷冷问道：“这是什么地方？”口气之中，仍有气使颐指的味道。

铁木、凡木两人修养极好，微微一笑，不理睬她，费公亮却

冷哼一声，接道：“这不是闵家庄院，也不是双桅巨船，姑娘言语神情之间，最好要留心一点，免得自讨苦吃。”

那素衣女狠狠的瞪了费公亮一眼，慢慢地站了起来，目光由欧阳统、铁木大师身上扫过，投注到那中年妇人身上，身子一颤，像是突然间遇见了什么惊心之事，受了一骇。

那中年妇人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好狡猾的丫头，看起来，你比我还会做作！”

费公亮右手一伸，疾向那素衣女穴道上点去。

那素衣女娇躯一侧，横向旁边让开，费公亮借势一个大转身，挡住了门口。

那中年妇人四顾一眼，冷冷喝道：“各位自重，最好不要在寒舍中动手。”

欧阳统突然一耸双眉，目注那素衣女沉着说道：“姑娘也别存逃走的打算，此时此地，只不过徒讨苦吃。”

那素衣女眼珠儿转了两转，目光投注在中年妇人身上，说道：“你如肯助我脱出这一层危难，我以十颗价值连城的明珠相谢。”

那中年妇人笑道：“明珠虽贵，总是有价之物，恕难应命。”

素衣女道：“你心中想要什么？可能说得出来么？”

那中年妇人道：“想是想要一件东西，只怕你不肯给我。”

素衣女道：“只要我有，决不吝惜。”

中年妇人笑道：“我有位不肖的儿子，尚未娶妻，只要你能允作我们何家媳妇，我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帮助你了。”

那素衣少女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好吧！只不知你那儿子，有没有福气讨我？”

那中年妇人道：“婚姻大事，非同儿戏，你要多想想再答应

我不迟。”

费公亮突然哈哈大笑一阵，道：“我还以为是什么人，想不到竟是何家大嫂子？”

铁木大师道：“何寡妇？”

那中年妇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不错，何寡妇。”

铁木大师双掌一合，说道：“老衲在少林寺时，已听得何夫人的大名了。”

何寡妇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好说，好说，大师父过奖了，一个妇道人家，能谈上什么大名？”

她缓缓把目光由群豪脸上扫过，道：“这位姑娘，已答应作何家儿媳，诸位就请高抬贵手，放过她吧！”

欧阳统道：“在下登门拜访，不是替你送媳妇来，穷家帮伤死数十条命，那个偿还？”

费公亮高声接道：“昔年何大哥在世之时，和在下交非泛泛，我们曾在黄山较技一日夜，彼此心折，结作知交，那时已听何大哥谈过嫂夫人，可惜一直无缘拜见，想不到今日竟得会晤。”

那中年妇人冷冷道：“会晤了又怎么样？你如真和先夫交谊深厚，今日就该出面替他的未亡人讲几句话。”

费公亮原来先攀交谊，再要她撒手不管今日之事，想不到何寡妇先发制人，倒打一钉耙，不禁为之一呆，半晌讲不出话。

欧阳统正容说道：“何夫人，敝帮在你坐关三年中，不但未有惊扰，而且还派有专人相护，你能安安稳稳渡过三年关期，敝帮对你帮助非浅，……”

何寡妇轻声笑道：“这位姑娘答应委身以待犬子，实出我意料之外，但话既然讲出了口，自是无法更改，还得请欧阳帮

主海涵。”

欧阳统纵声大笑道：“如我不携此女拜访，令郎这生就不作娶妻的打算么？”

那中年妇人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事已如此，只有请诸位大量海涵了！”

铁木大师侧脸望了欧阳统一眼，道：“事已如箭在弦上，帮主也该早作裁决了！”

欧阳统目光转投到那中年妇人身上，肃容说道：“在下这次造访，一则相探，二来有心邀请，但却想不到造成这样一个使人为难的局面。”

何寡妇突然叹息一声，道：“犬子的缺憾和痛苦，帮主早已知道，如若帮主执意不肯原谅，也未免太作践我个妇道人家了。”

那素衣女一直在静静的听着几人谈话，听到那何寡妇说出儿子的缺憾和痛苦一句时，不禁心中一动，接道：“怎么？你的儿子是聋子，还是瞎子？”

何寡妇道：“犬子如果是相貌堂堂，一表人材，我也不冒着和欧阳帮主冲突之险，施恩与你了。”

欧阳统高声说道：“夫人的苦衷，在下十分同情，但此女关系实在太大，何况心狠手辣，竟能对生父下手，能弑父，自然也可以谋夫了！”

何寡妇道：“有这等事？”

铁木大师道：“欧阳帮主之言，句句真实，而且那受害之人，还是武林中素孚众望的人物，距此不远的闵老英雄，想来女施主定也知道……”

欧阳统想阻止时，已来不及，铁木大师话已经说出了口。

何寡妇脸色一变，道：“敢情是那闵仲堂，老匹夫么？”

铁木一怔道：“正是那昔年施恩江湖上五大门派高手闵老施主。”

何寡妇道：“哼！老匹夫。”回过脸去，望着那素衣女，高声喝道：“你可是闵仲堂的女儿么？”

那素衣女经过这一阵暗中调息，功力已经复元，望了何寡妇一眼，道：“是的又怎么样？不是又怎么样？”

何寡妇脸上泛现出一股悲痛之情，道：“你那爹爹，外貌忠厚，内藏奸险，……”

铁木一合掌道：“阿弥陀佛，闵老英雄，誉满江湖，对我们武林，厥功至伟，女施主纵然和他有什么过节，那是你们两家私人之事，这般的出口伤人，未免过份了。”

何寡妇突然一扬右手，呼的一声脆响，打那素衣女一个耳光。

那素衣女纹风不动，只冷冷的望了何寡妇一眼。

但那一眼之中，却含着一种震慑人心的威凌，使人凛然生出寒意。

欧阳统突然向前跨大一步，肃容说道：“夫人既知此女来历，想必已打消讨作儿媳之心了？”

何寡妇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此女既是谋害先父仇人的丫头，我也不能袖手不问的轻轻放过她去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此女究竟是否真是闵老英雄的女儿，眼下还难确定，夫人如有兴致，不妨参与我们审讯此女。”

铁木大师心中一动，暗道：“欧阳统带我们来到此处，原来别具用心。”

只听何寡妇咯咯一笑道：“我这里虽非铜墙铁壁，但如无



人引进，决难有人寻到，诸位只管放心问吧！”

那素衣女突然冷冷接道：“只怕未必见得。”

何寡妇怒道：“不信你就试试看吧！”

那素衣女目光流转，看室外林木阴森，这座茅室，似是盖在一片森林之中。

欧阳统突然一伸右手，说道：“姑娘先请把怀中短剑取出，……”

素衣女倔强无比，而且神色镇静，充满着自信，接道：“来路之上，我已留下暗记，二个时辰之内，定可有人寻来。”

何寡妇冷笑一声，接道：“我这黑林之中，道路繁杂，纵然是来过之人，我如不派人接引，也不敢擅自轻入。”

那素衣女突然放声大笑道：“你们不信我的话，那就试试滚龙王的利害吧！”

欧阳统道：“姑娘在援手还未到达之前暂且不必高兴，如想少吃苦头，最好少逞血气之勇……”

他微微一顿道：“姑娘自信抵得了我们四人？”

那素衣女道：“如你们联手齐上，我自知非敌，但如一个个来，我可不致落败。”

费公亮冷哼一声，骂道：“不知天高地厚的女娃儿，好大的口气。”

欧阳统却似胸有成竹的说道：“此时此地，我等不是和姑娘较技论武，姑娘也该放眼瞧瞧，目下已有对姑娘施刑之人。”

那素衣女缓缓探手入怀，摸出一柄短剑，笑道：“给那一位？”

欧阳统道：“就给我吧！”

素衣女道：“你要接好了。”慢慢把手中短剑送了过去。